



第143期・2023年8月

非賣品

妙法寺的獅子

進入妙法寺，有些環境、設施，特別是一些具文化性的，我們不妨細看。它不但具佛教文化意識，也同時是一樁很好的景物欣賞。

我先打從入正門地方介紹一下。

你看到「妙法寺」三字，會禁不住問：這三字究竟出自何人手筆？

——告訴你，是有「東床快婿」之稱的王羲之也。

這是集字，是集取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字，他是「書聖」。

這前門「妙法寺」三字之下的兩頭獅子，也值得你「打咭」，細看一下。相信你很少見到這獅子的形象，它原來是「爪哇獅」。在妙法寺新殿建造之前，方丈修智大和尚到印尼參觀舉世著名的婆羅浮屠，這座建於八、九世紀的大乘佛教寺，被稱為世界七大奇跡，可想見它的價值。

大和尚遊覽參觀之同時，看到爪哇石獅子的造型很特別，與我們傳統的中國石獅造型是大大不同了，於是他靈機一觸——「何不把爪哇石獅『請』回香港，放在妙法寺讓大家觀賞？」就這樣，我們便看到這對特別有趣的石獅子。

——你不妨作一個比較



呀！我們「萬佛寶殿」門前的那對石獅子就是地地道道中國式的，是我們平日裡在別些地方也看到的雌雄石獅子，那份威風凜凜情態，我們是充分感受到了，特別是經常被人們讚賞的那份威武仁慈而不出兇惡的「獅性」，是感受到了，造型很好。從正門進入妙法寺，很搶眼奪目的是這塊牆壁上的「十六字真言」。

來妙法寺參觀者，十之八九會在這裡拍照留念。

文化總監陳青楓說：「十多年前來到妙法寺，看到這幅白牆，總是想着：究竟設計些什麼好呢？一定要吸引參觀者，但又必須有代表性的！」

修智大和尚有大智慧，他對陳青楓說：「你就邀請書法家寫那十六字真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

諸佛教！」

啊呀，一言驚醒，這十六字真言寫上去一定很有意思，於是快馬加鞭，立即邀請當年的香港書法家協會會長陳夢標先生書寫，而且是原裝大字寫起來的，每個字尺半大小。夢標大兄是香港著名的楷書高手，十五年過去了，今天與陳書家聚首，談到當年這書寫我們仍津津樂道。

兩千年下來，佛教東來總是與我們傳統文化結合起來、融匯起來。有學者甚至說：中國文化離不開佛教文代的融入參與，兩者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都曉得，僅僅是文字、語言上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譬如我們用慣了的兩個字——「世界」，這不就是從佛語中來嗎！





坦腹・東床快婿

如果你向人介紹自己的女婿，你說：「這是我的坦腹！」。

人家可能一頭霧水：「唔知你講乜」也。如果改說：「這是我的『東床快婿』！」也許這就明白了，但說「東床快婿」這四字，又有些有失謙虛之感。這其中有故事嗎？

有，而且是一個很多人都曉得的故事。

話說晉代郗鑒想將女兒嫁與當時名門王家，讓一門生前往探視，幾位王氏年輕人聞說是來「招親」，真是彬彬有禮，嚴陣以待，唯是其中一位漫不經心、坦腹攤在東床上。這探子回報，那個女兒父親反而高興地認為這「坦腹」高卧者最自然最不造作，反而喜歡他了，決定招他為婿。「坦腹」與「東床快婿」典故是由此而來。

這東床快婿不是誰呀，正是大書法家王羲之！

這故事，其實說不定那老先生睇中王羲之的，是他的才情。



看「天」

宋代臨宗禪師守珣，他有一首詩開頭第一句便教人莫名其妙，有所不解的。
且先看看這首詩——

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漫始抬眸；
饒君便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

看了第一句，你一定會問：「怎麼回事呀，看天不抬頭？如何看呀！」

當我們結合下一句來思考，也許會想到一點原因：我們是在心中「看」天，所以不用舉頭，——在心中看，那是指佛性了。桃花盛放的時候，我們才用眼睛去看桃花！——即是成熟了，我們便得好好地關注。由這句話而聯繫到第一句的「看天不舉頭」是可以有所領悟了吧！——我的理解是如此，不知有沒有錯？

至於後兩句，也正好呼應前一句的，——即使有所謂「遮天之網」，也可以不被阻隔，你依然可以「看」到天，——當你開悟了之後。

東施效顰

宋代洞宗禪師正覺，有一首詩以「東施效顰」這故事作思考，然後講出一些修行道理。
先來看看——

新婦騎驢何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
堪笑學顰鄰舍女，向人添醜不成妍。

它告訴我們的是：修行、學佛都是自家事，而且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必向別人強作模仿。模仿別人便好比東施效顰了，我們更不要依賴別人。

有些個別僧人寫詩，特別是一些禪師，寫詩時往往會以女性的柔美作譬喻，甚至有些還以男女歡愉作述說的。你可不要認為：「有冇搞錯呀，身為和尚法師怎麼去講男女的情情愛愛？」

其實既然是譬喻，那有什麼關係？那才「入世」呀！所以，看本詩，看到「體段風流得自然」句，用不着大驚怪。

清幽

宋代名士李光，寫過一首禪詩，很有靜寂之感。先來看看——

轉物庵中一老人，十年嶺嶠且藏身；
黎山萬疊波千頃，心境孤圓月一輪。

先說一個詞語，「轉物庵」，是庵名，沒特別意思，這前兩句寫在深山居停，很靜寂的；第三、四句也是寫靜寂，但已經帶出那份心境。「黎山萬疊波千頃」這句形容詞真有想像力，你看，那萬疊的山林，在月光下，就好像波浪那樣的起起伏伏。在這情勢下，那份心境更像天上那一輪孤月。這情景，真有說不出的清幽冷寂，再聯繫到前兩句的「藏於深山的老人」，這更教人有更清幽的聯想了。

我們閱讀禪詩，往往最能接觸到的是寫清幽。清幽、靜寂、隱逸……這些都是禪詩，又或者「禪話」、「禪畫」的一個核心價值，往往在這些方面讓我們產生不少共鳴。

「心間」

說到清幽閒適，我看以下這一首禪詩比上一首的，更教人感受深遠了。

這一首是宋代臨濟宗志芝禪師寫的——

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
晚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

此詩寫得淺白，好像對着小孩子講故事似的。這沒有什麼不好。表面上，在高高的山峯，老僧與白雲都是一般的清閒，但實際不是呀！白雲也祇是浮雲，是游走流動的，一旦有風吹過，白雲便會給吹走了。但人呢？同樣高高在山峯上的那位老人家，依然在屋內呀，所以，到頭來那被視為悠閒的白雲，其實那有這位老僧那樣真正的閒適？表面上，是講老僧的「身閒」，實際上是說他「心閒」才是呀，而他又何以能夠心閒？這不就是修為嗎？所以，本詩真正向我們提出的主旨，實際上就在這裡。詩的主題意識，都是從感悟而來的！本詩就是這樣。

天堂地獄，存於一心！

哪裡是天堂？哪裡是地獄？

真有這麼兩個地方嗎？不僅是佛教，其他宗教，甚至是民間習俗，都有天堂地獄之說，我們常說的「打入十八層地獄」，且還煞有介事地一層一層的分說起來。至於天堂，在佛教裡說的就是「西方極樂世界」，這極樂世界的美好，在細緻描寫下，比天堂還要天堂，十分的令人嚮往。

到目前為止，我還未能真正體會到「天堂」與「地獄」這兩個地方究竟是怎樣的？那麼，就姑且把這兩個「名詞」作為「形容詞」來理解吧！

佛經裡有一句「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天堂與地獄便是一念之間的轉化。何謂「念」？拆開來看便是「今」與「心」的組合，是天堂還是地獄，都是此刻存於一心。

無始亦無終，無此岸也無彼岸！好與壞(天堂與地獄)，都是心之轉變。

天堂在哪裡？天堂在地獄裡！

地獄在哪裡？地獄在天堂裡！

天堂與地獄在哪裡？

——在你心中！





談生死的來去問題

· 智 銘 ·

(原刊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內明》第一八七期)

生死是一件大事，過去的聖人中大多都會談生死、性命等問題，只有孔子例外。季路問孔子事鬼神之事，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問「死」的問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孔子從來不談生死問題，生死與性命有密切的關係，孔子既不談生死，當然也不談性命，所以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由此看來，孔子是一個非常坦率的人，他認為「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研究孔子一切的言行，他一心於要解決的只是人之生以後，死以前的「生活」問題。雖然他主張對死者厚葬，但厚葬的目的，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還是為了現世之人的生活問題。談生活則與生死的來去無關。

外國的猶太、天主、耶穌教喜歡談生死，更喜歡談生之所從來，死之所從去。認為人之生，是上帝以泥土先塑一男人，再由男人的胸部拆下一根肋骨，製造女人，由這一男一女之生、之繁衍，而有今日的人類。人類生的問題解決之後，死的問題接踵而至，乃設以天堂和地獄，一生中行善者，死後則去天堂；一生中行惡者，死後則去地獄。生來、死去的问题就如此解決了。

佛陀對生死的來去談得最多，成道之後的四

十九年間，所談的無不是生死來去的大事。不過，佛陀談生死來去，有了義說和不了義說，不了義說者，是說因緣而生，因緣而滅。為了解釋這因緣而生，因緣而滅的問題，所有的言教集成了十二部經。至於了義說者，佛陀一字不說。這一字不說，才真正說明了生死的來去問題。

與佛陀同時代，有六師外道，他們也都是很重視生死來去問題的。所謂六師外道者：

第一是：富蘭那迦葉，他是一位空見外道，他認為一切無所有，就如虛空一樣。由於執着於虛空，即成斷滅，仍舊着了虛空相，斷滅相，既然執了相，並沒有解決生死問題，更沒有解決生死的來去問題。

第二是伽黎拘賒黎，他是一位自然主義的外道，他認為苦與樂不由因而有，是自然而生。既然苦與樂無因，所以苦者恒苦，樂者恒樂。這種苦、樂無因的論調，正合婆羅門教的階級思想。四個階段制度森嚴，統治者的婆羅門永遠是統治者；被壓迫者的首陀羅永遠是被壓迫者。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生命的不平等、人性的不平等。

第三是，刪闍夜毘羅胝：他認為眾生須久經生死，經歷無數劫之後，自然能盡苦際而得解脫。這種思想首先否定了因果律，其次是否定了眾生的創

造力，而主張宿命論。使眾生因循苟且，趨於懶散而不長進。

第四是：阿耆多翅舍欽婆羅：他經常穿着破弊的衣服，與行頭陀行的佛弟子着糞掃衣相似。頭髮不用剃的，長長以後用拔的，拔下的長髮編織成布，圍在身上代衣，同時以「五熱」來炙自身。所謂「五熱」者，就是以火來炙五體。五體就是頭頂、兩手、兩足。炙頭頂之法、與受具足戒的佛弟子燃頂法相似；炙手法則與受在家戒佛弟子的燃臂法相似。但佛弟子燃頂者則不燃臂、燃足；燃臂者則不燃頂、燃足，除發特殊大願者除外。所以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的修苦行，更甚於佛弟子的頭陀行，佛陀不排除頭陀行，但認頭陀行不能解決生死來去問題，所以也不獎勵弟子們行頭陀行。

第五是，迦羅鳩駄迦旃延：他是一個隨緣應物起見的人，如果人家問他：「『有』是『有』嗎？」他會答說：「是『有』。」若有人問他：「『有』是『無』嗎？」他即答說：「是『無』。」這樣的隨緣應物，即不與人相諍。然他所主張的「無諍」與佛陀所主張的「無諍」是不一樣的。佛陀之主張「無諍」

，是以智慧觀照了一切法乃因緣所生，因緣所生法，當體即空，知諸法皆空，則空法之中無諍法。無諍是智慧，相諍是煩惱，故主張無諍。而迦羅鳩駄迦旃延的無諍，只是在規避煩惱，而不是智慧的判斷。無智慧即不能解決生死來去問題。

第六是，尼犍陀若提子：他主張修裸形、但以灰塗身的苦行，講求絕對的自由，認為穿衣服乃是一種繫縛苦惱。以雙手行乞食，乞得之後當即噉食，沒有如佛弟子持鉢行乞的方式。所以佛弟子們對他的門徒名之為「無慚」。他主張人的罪、福、苦、樂，本有一定的業因，既然造了罪、福、苦、樂的業因，就一定要受其果，不是這一世修道所能遮斷得了的，這種主張不啻阻斷了眾生的衝創意志，與佛陀主張「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一生成佛的說法，大異其趣，所以也不是解決生死來去問題的好辦法。

因此，六外道都不能正確地解決生死來去問題，他們的徒黨們乃集體去到佛陀弟子舍利弗的修禪的住處，問舍利弗說：

「如來世尊曾說過：『我死此生彼』的話嗎？」

「三無」

如果比較多閱『壇經』，相信會曉得那「三無」的重要。

『壇經』如是說——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

這一節話，相當簡潔也十分的重要。

所謂無念，指無妄念，不要胡思亂想，我們的所以有「失着」，往往是由妄念而產生的。這「無念」之所以為「宗」，可見其重要，對這句話我們也同樣要注意的，是「先立」兩字，可見它的重要，如果我們心中充滿妄念，則如何能於相離相？《金剛經》說：「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就是離相。——離相而為體，即是引導我們從實踐中，從真正行為中去體會離相。無住，大家都曉得簡單來說這是無執着。當然，擇善而固執，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裡說的無執，是指不要有那頑固的執着之心，不要有偏見，要懂得分析物事。稱之為「本」，是指基本，何其重要也。

舍利弗答：「這樣的事，佛所不說。」

問：「若果如是的話，那末是說我身在此間，更不他生了囉？」

答：「這樣的事，佛也不說。」

問：「那末，我死在這裏，也可能生彼，也可能不生彼囉？」

答：「佛也不這麼說。」

問：「我死之後，非生非不生是嗎？」

答：「佛也不這麼說。」

六外道的徒眾們生氣了，罵道：

「我先問你：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你一概不答，你若是一位舊宿的出家人，應能廣泛地解答我們所提出的問題，為我們分別說明。現在看你一個問題都答不出來，好像是一個剛出家的童年沙彌和無智的愚人一樣。」

六外道徒眾們罵完以後，就回到他們原來的住處去了。舍利弗等外道徒眾們走了以後，就去到在不遠的地方禪修的大迦葉尊者處。將外道徒眾們所問的問題，一一告訴迦葉尊者，同時問大迦葉尊者說：

「過去，我也曾聽道友們以這同樣的四個問題問過世尊，但世尊都默然不答，世尊何故不答呢？」

大迦葉尊者告訴舍利弗：

「如來只說色滅而已，關於生於後有乃至非生非不生等四大問題，那都市屬於色法的問題，世尊於色法中已修至盡處，觀色是空，於空義中不生不滅，已正智解脫，沒有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等等的邊見，所以世尊不答。這其中的義趣，非常的深廣，無量無邊，不是算數所能知道的。因此，所謂老死，老死盡、愛、想、行、識、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等，依於空義，是不可言說、是算數所不能知道的。」

凡是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等等的問題，都是因緣所生法，因緣所生法者，是遷變動轉的，是憊慢的、是放逸的、是有為造作之業。有業即有愛法，有此愛才有生彼、不生彼，亦生彼亦不生彼，非生非不生彼等等的問題出現。

如來諸愛已盡，得善解脫，凡愛盡者就沒有生彼的問題，也無不生彼的問題，同時也無生彼不生

「勤有功」

《佛說佛醫經》裡有這一句——

「佛言人治生，譬如蜂作蜜，採取精華，勤苦積日已成。」

這裡沒有艱辛文字，內容也容易清楚明白。它說的，不就是我們平日的生活道理嗎？而且教導孩子，也常以這樣的道理去引導。譬如我們教導小孩子要勤奮努力，不也正是可以這樣說嗎？——

「你呀，不要貪玩，要努力，就好像蜜蜂那樣，要採得花蜜，就得勤勞地工作才行。」

情形不就是這樣嗎？有不少佛經故事都可以拿來開導年輕人的。《百喻經》就是這樣，而且《百喻經》用一些我們平日都忽略了的簡單事情作例子，這很有意思。

彼的問題、非不有生彼非不無生彼的問題。這其中的道理太深，所以如來對所提出的問題，不作正面的答覆。

大迦葉尊者的這段話，非常非常的重要，在無可言說之中，他仍巧妙地將佛陀對生死來去的大問題，作了解說，但所有的解說，千言萬語所歸納的只是「如來無說」而已。這「如來」的「無說」，正是如來對生死來去的「了義說」。學佛的人能學到、修到如來生死了義說，才算真正符到了佛法之「髓」。

龍樹菩薩在他的「中論」內有三首偈，很能了悟生死的來去大義，他的第一首偈說：

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去

這偈中有八個「不」，悟得這八「不」中的意義才能悟知生死來去的真義。

第二首偈說：

一以世俗諦	二第一義諦
若人不能知	分別於二諦
則於深佛去	不知真實義

六外道因為「不知真實義」，所以提出了生死來去的四大問題，若悟得了佛法的「真實義」，則四大問題實無可說。

第三首偈說：

若不依俗諦	不得第一義
不得第一義	則不得涅槃

第一義諦依於俗諦而修得，無俗諦即無第一義諦，也就無涅槃了。涅槃者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涅槃中那有什麼生死，又那有什麼來去。若無生死無來去，而強說：死此生彼、死此不生彼。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那只是戲論而已。佛豈可以為戲論。



簡單實際

《長阿含經》有這一句——

「善共和同，所行質直，無有諛諂，道果成就，上下和順，法身具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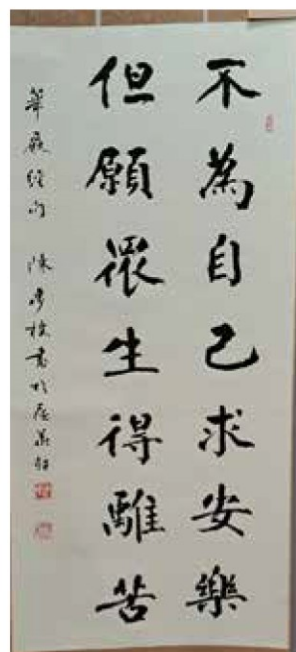
我們看佛經，研讀佛學，表面上好像是在接觸深奧道理。我看這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所謂「文字障」吧，畢竟不是現在的文字語言。同時，有些道理倘若用現代簡單的生活語言去分析理解，恐怕也是很簡單的，也同樣很具生活的基本法則的。譬如本節的說不諛諂，行為率直這些，不也就是我們平日做人道理嗎？「善共和同」更是我們平日所說的人際關係，大家融洽相處，不自視過高，所謂「孤芳自賞」，這實際上是離群「自閉」，自以為是而已。佛道理真實也是簡單而實際的講這些。

「華嚴經」摘句

最近參與西方寺一項書畫活動，特地邀請了香港二十多位書畫朋友寫作品，其中半數是摘「華嚴經」裡的句子作書寫。

在這過程中，我特別留意兩句，一句是「蓮花不著水，日月不住空」，邀請了許昭奇及葉樹青寫了蓮花圖。

另一句子是「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侯紹政寫了一幅關羽像，我便把這一句子配上。特別邀請了香港書法家協會前會長陳夢標也寫下這句子，他的楷書是著名的，且在這裡載轉過來讓大家欣賞。



今年書展

每年七月，香港有一個「全城熱鬧」的活動，那是「書節」。

一個星期的展期，真的可以用川流不息來形容那人來人往的情景。數以百萬計的人流，加上他們一袋一袋書的買走，真是一番車水馬龍之景。

這是香港一項十分成功的活動。不過我說的是「佔中」前，以及「三年瘟疫」之前的情景。近四、五年來已沒有這熱鬧盛放了。今年書展，儘管攤位還是不少，人流還是不算少（最少據統計也有七、八十萬人次），但我們可以看到，真正一包包購買書本者，為數不多。很多是空手而去空手而回的，祇是兒童書還不失熱鬧，家長們對孩子培育愛護之心，仍然是保持赤熱的。所以這個兒童場地還算熱鬧。

至於「主場」呢？往年熱鬧的攤位今年不見了，如果沒有聯合出版集團的撐場（中華、商務、三聯），真不知如何是好。即使如此，我們見到的整個展場還是在推銷存貨者多。（我前往兩次，居然祇買一、兩本，跟往年一包包的挽着走，真不可同日而言。）

過去熱熱鬧鬧的中國內地幾十個攤位，今年呢？七零八落地祇有三幾個擺着！——真的是擺着，是一些陳列而已。——不少還是用膠紙把書封起來的，你連翻閱一下也不可能，今年看到的中國內地攤位，真可以用一個詞語來形容，那叫做「莫名其妙」。



活在當下？不夠！

今天，我們對「活在當下」這句「佛語」，已牢牢的印在心中。

這當然是很好的取向。對佛教徒來說，很多時會講「前世」與「來生」，有一句俗語有趣：當看到有人做出不好行為時，往往會聽到旁人說：「真係前世唔修！」即是說前世沒有好好地修行，所以今生便做出此等不良行為！這就是「因果」。在太多人講「前世」、「來生」的情勢下，我們便特別強調「活在當下」，「過去怎樣怎樣、將來如何如何」都不必「太着意」、「太緊張」，重要的是「活在當下」。存在的這一刻才是最實在的，我們慶幸自己能夠活在當下，一分一秒活生生的活着。

有人說：能夠活着便是最大的幸福！

要這樣說也未嘗不可，但重要是看我們怎樣活着。懂得珍惜這活着嗎？看到有些人一臉愁苦，甚至有「生不如死」的感覺。這樣「活在當下」並無意思。造成這樣「愁苦地活在當下」，固然有很多客觀因素，譬如工作環境、身體欠佳，但這一切其實都可以打從心裡改變過來的，所以我強調：「活在當下」不夠，還得好好地珍惜這活着，不斷地自我完善，以求「活好當下」！

對，把當下活得好好的，這才重要！

——活好當下！

「妄中人」

每次聽張德蘭唱「網中人」，總是比較專心地聽，一來，她的嫺靜教人心淨；二來，這首歌的旋律與歌詞，同樣令人心動！——曲是顧嘉輝先生寫的，詞則出自黃霑先生手筆。

聽「網中人」，很自然地想到一個「妄」字，於是把「網中人」改為「妄中人」，歌詞裡那句「一生陷網中」便讓我每次都唏噓地唱着「一生陷妄中」。

妄，佛教裡很重視這個字。我們經常心生妄念，常被那些痴心妄想困擾，所謂「無念」，其要點，便是指不生妄念。

六祖惠能大師語門人曰：「我此法門，從上以來（自佛祖以來），先立無念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不生妄念，離外相，也不執着於心，心無所住便會空淨。這種「空」，可不是消極的空，如果是一無所思的「空」，這其實也是「妄空」，是執於空，也無可取。

我們倘若能好好地把「六祖壇經」裡「定慧」與「坐禪」兩章翻翻覆覆的弄個清楚透徹，這便一定可以讓我們避免做「妄中人」，避免「一生陷妄中」。

煩惱皆因……

禪，是無所不在，但也可以說空空如也，何處有禪？

其實，禪的有無，在乎一個「悟」字吧！能悟則有，無所悟的話，禪在你眼前也是透明得「本來無一物」。

有一禪師煮麵，桶底脫了，瀉了一地的麵。

眾人大叫可惜！

禪師則呵呵笑曰：「桶底脫了，可惜什麼呢，高興才是！」

眾人可惜的是「一桶麵」；禪師高興的，是桶底脫了，讓他悟到煩惱也脫了。

你看，不悟則苦；悟了便有如開了竅，反而給你帶來愉悅自在。

如果我們遇上問題，多從正面角度去想，是不是可以少卻了煩惱？這又令我想起一則小故事——

與友人走在路上，看到一名乞丐正在悠然自得地抽煙。

友人說：「你看，你看，香煙價錢已很貴，做乞丐還去抽煙！」

我說：「抽這麼一根煙，可能是他一天裡最大的享受呀！」

如果我們都這樣想，則不但不會責備這乞丐抽煙，說不定還為他能抽上一根煙而為他高興呢。「真羨慕你！」他朋友說。

「請不要這樣說，我今天才懂得——屋的大小其實不是用尺去量度的，心有多大，屋便有多大！」

減持

最近學懂一個詞語——減持。

「減持」兩字，原是股票市場術語。

人生到了半百之年，該要邁出減持第一步。減持甚麼呢？

減持你過去二、三十年來積聚的擁有。如果你是讀書人，此際則要開始好好整理藏書。

人到中年的「讀書人」往往有一段「輕狂」的「擁書歲月」，書越買越多，也放得亂七八糟的，看着看着，自然地心生煩惱。

所以，我建議人過半百後不但要停止各種各樣的「積聚」，還得開始減持（包括「中央肥胖」），讓你的晚年生活來得輕安自在。

為什麼

在餐廳，有兩年青茶客看到隣桌一長者在吞服藥丸。

「你猜，這位阿伯在吃甚麼藥？」

「看他年紀已大，大抵是在服血壓丸。」

「年紀大的人，為甚麼容易患高血壓？」

「我怎麼知道！」

……

那位長者回過頭去，微笑地說：「我知道年紀大為甚麼容易患高血壓！」

「噯，為甚麼？」

「因為都一把年紀了，食鹽多過你食飯！食鹽太多會高血壓嘛！」

香港報業風光五十年

——參觀「香港新聞博覽館」

有沒有到過「香港新聞博覽館」參觀參觀？這座館位置在港島中上環必列啫士街二號，前身是建於一九五三年的街市。畢竟這地方比較接近半山區——在荷里活道之上。因此，人流不多，後被棄置了。

香港的報紙行業，於上世紀打從五十年代中期，以致九十年代中期，有整整五十年的風光。（此後，便有日薄西山，有沒落之感。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好了，香港報業既有半個世紀的風光日子，則好應該也設一個館以作歷史的紀念與集體回憶。於是乎，這個「香港新聞博覽館」便建造起來，正好以這座空置的街市為館址，從地點到規模都是一個恰當地方。此博覽館於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開幕，開幕初期來得簡陋，沒什麼好看的。教人有點失望，這是事實，毋庸置疑。但慢慢地也豐富起來，前些日子，前往參觀是試圖看看經過七、八年的日



排字工人按文稿逐字檢排鉛製字粒。
Typesetters arrange the moveable lead typ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copy.



工人將玉扣紙鋪在鉛字盤上，壓印成紙版。
"Yukou" paper is placed on the moveable lead type plates and the characters are embossed on the paper.



工人過鉛鑄版後，調整鉛版，以便印刷。
After casting the lead plates, they are adjusted for printing.



鉛版調整後，工人開始印刷報紙。
The paper then goes to print.



印刷後的鉛版，會熔掉循環再用。
After the printing, the lead plates are melted down for recycling and reuse.



鉛版翻熔後再重新鑄造字粒。
After melting down the lead plates, new characters are recast.



十年代，數份娛樂報紙創刊，《明燈日報》是其中之一。
The 1960s, several entertainment newspapers were published in the 1960s, the Ming Deng Tai Po was one of them.

子有什麼進度？進步是有了，也較前充實，特別是地下一層，來得較豐富；二樓則有點「依然故我」的空虛，二樓有一半地方作為講座用途，但願這講座之地能得到充份利用。

如果你對香港報業的發展感興，則這展覽會滿足你。要講香港報紙發展，實在需要大量篇幅。這是條件所限，不過像「香港新聞博覽館」簡潔地、扼要地把過去百年報業展示開來，實在也不錯了。最少我們從中看到一些源流，以及一點兒細節的涉及，譬如從編輯到排字，到印製過程是怎樣的？有一組珍貴的圖片介紹，這組圖片好像還是當年晶報的員工提供的，很有意思。

有幾份報紙的版面介紹，甚為有趣。一份是「體育日報」。相信很多香港市民，即使是「老香港」，也都想不起有這份報紙。

當年的所謂體育，不過是集中在香港足球而已。根本沒有什麼國際體育報道，很多時候是集中報道幾隊甲組足球的對壘，甚至會把兩隊對陣容列出，連球員「玉照」也好像報導電影明星似



創立的《真欄日報》是香港第一份專門刊登娛樂消息的報紙。
The first entertainment newspaper in Hong Kong, founded in 1946, was the Zhen Lan Tai Po.

的刊登出來。

此展覽還介紹了六、七十年代的娛樂報紙——「明燈」，它與「銀燈」彷彿是一對「姊妹花」，都是以彩色集中報導電影明星，——早期還沒有電視。——電視興旺起來後，單純報導電影明星的報紙也慢慢沒落了。

另外一份叫做「真欄日報」的，可以說是最早期的「娛樂報」。不過，它是集中報導粵劇的，戰後粵劇慢慢復甦起來，四、五班粵劇可以在同一時間响鑼的，可見其風光之熱鬧。時代是「無情」的，當粵劇走下坡後，「真欄」的風光也不在了，更教人為之氣餒的，這份「真欄」變成一份專門報導某種「風月」的報紙。

有關香港報紙從興盛到風光不再的報導描述，陳青楓年前出版過一本《香港傳媒五十年》，有詳細報導。此書把長達一個世紀的香港報紙情狀，作了紀述，特別是接近半個世紀的興旺時段，作者更以局中人的身份寫起來，甚具親切感。



孝與文

常言道：「望文生義！」看着那文字便自然地聯想到它的意思。其實，我們漢字一開始便從象形文字出發，越早越像形。後來，文字多了，文化意識也多了，「望字生義」的情形也複雜起來，繁複起來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形相」了，而是從多層次的意義上衍生開去，引伸開來。

譬如我們說一句「孝」字。何者為孝？對長者的尊敬愛護也。「詩經」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善待父母就是要有孝心。這個「孝」字，你看，這上邊的「𠂔」，其實就是「老」之減寫，上「老」下「子」，不正好告訴我們要愛護長輩嗎？——這個「子」字也正好暗喻晚輩、後輩，所以一個「孝」字便教我們看到問題的所在，真有意思。

對了，這個「教」字又為什麼是一個「孝」字配上「文」字？同樣的很有意思！首先，我們說「教」，那一定要從老與幼做起，所以左邊是「孝」，而所謂「教」，不外是文字與語言，而語言又實際上是文字的一種，因此，這個「教」字這樣寫起來，那就很有道理。

「老你個頭」

提起這個部首「𠂔」，你可在字典可查「老」字部，可見兩者就是同一意思。因此，「孝」是老與幼，長者在上面，後輩在下面，這就體會到一個「孝」字。

從這「𠂔」字作部首而又體會年老的，我們也常看到「耄耋」這兩字，這兩字真夠老，「耄」，音「冒」，指年八十或九十歲。至於那個音「秩」的「耋」字，是指七十或八十歲。

那麼，六十歲以上者，有稱喚嗎？有！社會上我們經常聽到「耆英」兩字，這個「耆」字便指六十歲以上的了。

不過，今時今日你稱年六十者為「耆英」，人家也可能不大高興。人類越活越年輕，六十歲也不過是中年壯年的樣子。半個世紀前，六十歲稱「老翁」，今天呢？六十歲還「食得」、「打得」，你稱他老翁，他可能用廣東俗語回敬你一句：「老你個頭！」